

殘障奧運會上的布農金牌標槍手

江志忠

程 廷

現在正就讀文化大學教練研究所的江志忠，是一位曾經站上國際級運動會的頒獎台上，為台灣奪得殘障奧運會金牌的標槍好手，大家或許對他並不熟悉，不過，布農族天賦的優異體能，以及一顆上進的心，讓他所獲得的成就，不僅是握在手上的獎牌，更讓人感動的是他那不向命運低頭，以及對人生努力積極的態度。



▲ 江志忠在比賽中擲標槍前的助跑英姿。

摸索的人生

江志忠出生於高雄縣三民鄉的布農族部落，家中以務農為主，本來挑起一家之擔的父親，因為前去南投採梅，竟不幸的發生意外過世，那時江志忠還只是個國小三年級的頑童，有兩個妹妹及一個弟弟。自那時起，母親就一肩扛起了家中的所有重擔，身為長子的江志忠也就跟著母親到田裡務農，種芋頭、生薑來維持家計。童年的江志忠，就在這樣的環境中，辛勤的面對每一份工作，日後也養成了他負責認真的人生態度。

當時就讀民生國小的江志忠，雖不是個愛唸書的小孩，但成績一直維持前三名，當他說到這裡時，臉上呈現出小孩天真般的笑容。在國小六年期間，由於喜歡參加各種運動，特別是棒球，所以，他加入了民生國小的棒球校隊，每一次的練習都令他快樂得像山林的猴子。可是在這個時候，卻種下了日後影響一輩子的事情，他的眼睛因為不慎的細菌感染，引發砂眼、紅腫等狀況，由於當時不在意，加上母親也沒有醫學常識來警覺此事的嚴重，畢竟，另外若要下山看醫生，必須



走幾十公里的產業道路，同時醫療費用也會是家中一個負擔。因此江志忠就只能長期使用藥房販賣的眼藥水，造成日後對眼睛的極大傷害。



▲ 接受本刊採訪時表現輕鬆一面的江志忠。

進入國中前，因為眼睛的狀況越來越嚴重，並影響到視力，家人才送他去醫院開刀。1992年開完刀之後，志忠領取了殘障手冊。

國中期間他換了許多學校，起先就讀鳳山國中，後來因為國小的同學們邀他去忠孝國中打棒球，禁不起體內好動的因子，他就轉去了忠孝國中，在棒球隊中，他雖能愉快的揮棒打球，可是因為眼睛已經看不清楚，常常是憑著感覺在打，且有時也必須請假看病，終究因為視力的因素，逼使他離開了棒球隊而轉去甲仙國中。可是念不到一個禮拜，又因為視力的因素，他決定休學回鄉和母親工作一年，當時的他，對未來是感到徬徨又猶

豫的。經過長庚醫院的開刀之後，他才突然想到自己還年輕，放棄唸書實在很可惜，於是透過醫生的介紹下進入了台中啟明學校就讀。

萌生希望的契機

進入台中啟明學校是一件不容易的決定，因為從此他必須認定自己身為「殘障者」的身分。由於江志忠無法接受這樣的事實，他每天孤僻、不快樂，甚至責怪自己運氣怎麼會這麼不好。這樣難過的心情，直到他看到了許多處境比自己還要惡劣的同學，卻依然開心渡過學校生活，讓他重新體驗出生活的意義。另外再加上學校老師如親人般的呵護，使得在啟明學校學習，變成他人生最大的轉捩點。那時候，他選擇就業班，習得了按摩的技能，另外透過老師的鼓勵也開始接觸障礙體育，一開始他選擇的是柔道，經過一番訓練之後，初次接觸柔道運動的江志忠得到了許多的獎項，獲得這些成就，也讓他對人生充滿了更多希望。在1996年巴塞隆納奧運選手選拔時，他並未獲選為奧運選手，為了能讓運動生涯繼續發展，他衡量了身體條件與志向，並在張福生老師的引領下，開始



原教人物群像



往棒球及田徑發展。熱愛棒球活動的江志忠，無論各種大小比賽，他絕不缺席，以致於全省到處參加比賽，使得張福生老師提醒他要抓穩自己的腳步，不要太熱愛比賽而忽略了學校的教育。也透過張老師的介紹，認識了——一直訓練他陪伴著他的鄭守吉教練。

標槍擲出的光明

在鄭教練的調教之下，江志忠開始認真接受田徑運動的訓練，初試啼音的他，在2000年的曼谷遠南運動會中得了1金2銅牌，分別是標槍、鐵餅及鉛球，如此優異的成績，讓他得以憑著體育績優進入文化大學就讀，且文化大學提供體育績優的學生學雜費免費條件，讓江志忠選擇繼續深造。

進入文化大學後，他開始體認到以前念就業班並身為體育生，似乎並不用太注重學科的養成，但是大學生涯中，絕對不能只偏袒任一邊，所以他開始認真的面對自己的課業，幸賴學校對障礙生有陪讀的工讀生可以幫忙抄筆記、錄音，學校的障礙教室也有擴視器能方便自己自修，雖然不能在上課的第一時

間馬上吸收老師教導的知識，可是透過這樣的方式和自己的努力，即使辛苦也仍能掌握學習的進度。另外參加學校的原住民社團是他主要調劑生活壓力的一種方式，社團中來自各地的原住民同學互相吐露心事、彈吉他、唱歌，營造了家的感覺，這一些情誼和民族的認同感撫慰自己對家鄉的思念，也充實了自己的大學生活。

每個寒暑假，學校的運動生都會跟著鄭教練到處集訓，吃住一切隨著教練及鄭師母，他們兩人就如父母般的對待每個運動員，訓練的時候雖嚴苛，但是私底下仍然能互相透露心事、交換意見，不但減輕了訓練中的壓力，



▲ 文化大學體育系教練鄭守吉（圖右）可說是賞識江志忠（圖左）的伯樂。





也和教練間培養深厚的感情和默契。江志忠說田徑運動是個人的運動，會感到寂寞、乏味及心裡不平衡是難免的事情，而且當自己正在休息時，都會想到或許其他的競爭者正努力的鍛鍊，也就更不敢讓自己放鬆、懈怠。所以每一次的訓練和比賽，他都會告訴自己這都是第一次，也因此能夠更為謹慎也更為認真的面對。

令江志忠最為難忘的一次比賽經驗是參加2000年雪梨殘障奧運會得到金牌，站在頒獎台上，他覺得之前一切的辛苦訓練都是值得的，聽到了耳邊響起的國旗歌和大會升起的中華奧會會旗，即使眼睛並不是看得很清楚那飄揚的旗幟，心中仍然是滿滿的感動和成就感。在大學畢業之後，因為體育績優可以繼續直升碩士班，在教練的鼓勵下，也為了能夠讓自己的未來能有更多的選擇，他繼續就讀文化大學的運動教練研究所，他一直帶著不放過任何求知的機會面對學校的教育，且另外一方面，如果可以繼續留在學校當運動選手不但較有保障，也能掌握更多學習的資源。

開朗的未來

對未來的前景如何？若是不能再當體育選手，對於生活又會怎樣規劃呢？他說田徑選手的體育生涯並不長久，他只希望自己還是選手的時候，能夠全力以赴的面對每一場訓練、每一場比賽。若不能再當選手了，他有兩條路可以選擇，第一個就是當專任的教練，這也是他為何選擇進入研究所繼續深造的原因；第二就是把比賽中得到的獎金當作創業基金，憑著自己在啟明學校習得的按摩技能，開一間專門從事運動傷害、健康按摩的店。

在面對未來，他仍是開懷的大笑，自信的笑聲和開朗的心態，陪伴著他渡過每一天，也深信他能繼續開創每一個感動人的高峰和成就。

